

文学小丛书

史记选

司马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史 记 选

司马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史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6,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插页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湖北第3次印刷

印数：16,500—186,500

书号 10019·1078

定价 0.24 元

前

言

《史记》是汉朝司马迁作的，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以前，古代的历史书，或者是档案文件的汇编，或者是零碎片段的记事，最有系统的也不过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编年”。《史记》是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书，这种体例后来成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最为通行的体例。从汉朝起，直到清朝，所有封建皇朝官修的历史书，都是用的这种体例。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注意描写历史人物的历史家。他研究了各方面的人物，眼界不仅限于帝王将相，而且把农民起义的领袖，握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下层社会当中见义勇为、助弱除强的侠士，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思想家、学者、诗人、艺人……广泛地加以研究，写出一篇一篇、一组一组的传记，合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司马迁有着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他歌颂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嘲笑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行为，他把重信义、轻生死的侠士和一切对祖国对人民有所

贡献的人们都写得可爱可敬，把一切昏君、佞相、酷吏及其爪牙写得可恨可鄙，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和高度的人民性正是他伟大的地方。后来那些官修的“正史”，尽管在表面形式上模仿《史记》的体例，但把重点放在有关帝王将相的记载上，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对人民则诬蔑歪曲，其精神实质同《史记》正好相反了。

《史记》里面的传记，善于选择有意义的细节，活生生的语言，把人物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好象演出了一幕一幕的戏剧，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司马迁自己还要站出来评论，无论是咏叹赞扬，无论是讽刺鞭挞，都洋溢着激情，都是动人的篇章。人们一向公认，《史记》奠定了中国古典的传记文学的基础。

当然，司马迁是两千年前的人，而且是上层阶级出身，做了汉朝的太史令。他的立场，他的世界观，他的历史观，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今天我们对一个历史家、传记文学作者的要求。他的《史记》，今天看来，应该批判的地方还是有的。例如，他有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好象历史被一种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宿命式地只能在一个圈子里面循环，而不是永远在前进，在发展。这就是很大的局限。

司马迁的一生，今天我们知道的不多。大概只

知道：他字子长，公元前 145 年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幼年在家乡过着种田牧牛的生活，青年时期游历过许多地方。后来在朝廷做官，曾经出使到西南去。他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死后即由他继任。太史令的官，职务就是编纂历史书。汉将李陵在战争中被匈奴俘掳后投降，司马迁替李陵辩护，触怒了当时的皇帝刘彻（汉武帝），因此被处以腐刑，仅比死刑轻一等。司马迁遭受到这样的侮辱，更加认清了统治者的残暴，更加发愤著书，经过长期辛勤的劳动，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记》。

本书所选的十篇片段，可以略见《史记》面貌的一斑。注文大部分是采用了王伯祥的《史记选》和严敦易等的《史记选注》两书中的注释。由于是用简体字排印，其中有一些字（如汝字作女、阵字作陈、擒字作禽之类），也就加以改动，不从古字。

编者

目 次

项羽本纪	1
越王句践世家	26
陈涉世家	40
孙子、吴起列传	47
伍子胥列传	53
信陵君列传	64
廉颇、蔺相如列传	76
刺客列传	88
淮阴侯列传	108
李将军列传	113

项 羽 本 纪*

一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1〕}，年二十四。其季父^{〔2〕}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3〕}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4〕}。项籍少时，学书^{〔5〕}不成，去，学剑^{〔6〕}，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7〕}。项梁尝有栎阳逮^{〔8〕}，乃请狱掾^{〔9〕}曹咎，书抵^{〔10〕}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11〕}。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12〕}。吴中贤士大夫^{〔13〕}皆出项梁下^{〔14〕}。每吴中有大徭役^{〔15〕}及丧^{〔16〕}，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7〕}。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18〕}，渡浙

* 《史记》体例，分做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五种。“本纪”是给在一定的时期以内掌握最高统治者写的传记。《项羽本纪》，从项羽起兵反秦的胜利一直写到他被汉军所败而自杀（公元前209—202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本书节选其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项羽出身；第二部分是项羽和刘邦的鸿门宴；第三部分是写垓下之战到项羽乌江自刎。

江〔19〕；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20〕！”梁掩其口，曰：“毋妄言〔21〕！族〔22〕矣！”梁以此奇籍〔23〕。籍长八尺余〔24〕，力能扛鼎〔25〕，才气过人〔26〕；虽吴中子弟，皆已惮〔27〕籍矣！

〔1〕 初起时——指开始起兵的时候。项羽随项梁起兵，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2〕 季父——叔叔。

〔3〕 戮——杀。这里所指的一段历史故事：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了楚国，把楚王俘掳。楚将项燕，就在淮南地方，另立昌平君做楚王，继续反秦。公元前223年，王翦进攻淮南，项燕军败，和昌平君同时战死。

〔4〕 封于项，故姓项氏——项，古时国名，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来楚国灭了鲁国，项地就成了楚国属地。地点在今河南省项城县东北。封于项，指楚国把项地赐给项燕的先人做那个地方的领主。古人开始有姓氏时，或以国为氏，或以官名为氏，各有不同。项氏的祖先是以为国为氏，所以说“故姓项氏”。

〔5〕 学书——学习认字和写字。

〔6〕 学剑——学习击剑的技术。

〔7〕 竟学——竟，完毕、终了。竟学，学完、全部学会。

〔8〕 尝有栎(yuè)阳逮——栎阳，秦时县名，地点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逮，逮捕。尝有栎阳逮，指项梁曾因犯事被栎阳县逮捕。

〔9〕 蕲(qí)狱掾(yuǎn)——蕲，秦时县名，地点在今安徽省宿县南。掾，古时对助理官吏的通称。狱掾，秦时管理监狱囚犯的吏，犹如后来的典狱官。

〔10〕 书抵——书，信。抵，到达、送到。这里是指，请曹咎写一封说人情的信送给司马欣。

〔11〕 以故事得已——因为这个原故得到开脱无事。

〔12〕 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地方。

- 〔13〕 贤士大夫——指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人们。
- 〔14〕 皆出项梁下——都在项梁之下、都不如项梁。
- 〔15〕 大徭役——徭役，和征兵一样对于从事劳役的壮丁的征集。大徭役，是征集的人力数字多、范围广，服役的路途远、时间长、消耗劳动力大的一些徭役，如当时的修造长城和修造皇帝坟墓之类的繁重工程。
- 〔16〕 丧——指对死人举行追悼仪式以及殓斂埋葬等事。古人对于丧事很重视，常常支付很多的人力、财力去办理。
- 〔17〕 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暗中用带兵的方法去指挥、组织那些宾客和子弟们。
- 〔18〕 秦始皇帝游会稽——秦始皇帝，省称秦始皇，姓嬴名政，他消灭了当时各国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会稽，这里指会稽山。
- 〔19〕 浙江——今名钱塘江。
- 〔20〕 彼可取而代之——彼，指秦始皇。彼可取而代之，意思是说，可以把秦始皇的统治地位夺取过来。
- 〔21〕 毋妄言——不要胡说、不要乱说。
- 〔22〕 族——古代最重的残酷野蛮刑罚的一种：把被认为犯罪的人全族都加以杀害。常常因为一人触犯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牵连全族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无辜被杀。
- 〔23〕 梁以此奇籍——指项梁因为项羽说了“彼可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于是认为项羽很特出、不平凡。
- 〔24〕 籍长八尺余——这一句是形容项羽的身材高大。古尺比今尺短，汉尺一尺，约等于如今市尺七寸弱。八尺余，约在如今市尺五尺六寸以上。
- 〔25〕 扛(káng)鼎——扛，举起。扛鼎，是对力气大的夸张形容。
- 〔26〕 才气过人——才气，包括一个人的志趣、见识、气派、能力等等。过人，超过一般人。
- 〔27〕 惮(dān)——怕。这里含有畏服的意思。

二

沛公已破咸阳^{〔1〕}。项羽大怒^{〔2〕}，使当阳君^{〔3〕}等击关^{〔4〕}。项羽遂入，至于戏西^{〔5〕}。沛公军^{〔6〕}霸上^{〔7〕}，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8〕}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9〕}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10〕}飨^{〔11〕}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12〕}；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13〕}说^{〔14〕}项羽曰：“沛公居山东^{〔15〕}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16〕}，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17〕}，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18〕}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19〕}。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20〕}，私见张良，具告以事^{〔21〕}，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22〕}，俱死也！”张良曰：“臣^{〔23〕}为韩王送沛公^{〔24〕}，沛公今事有急，亡去^{〔25〕}不义，不可不语^{〔26〕}。”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27〕}者？”曰：“鲋生^{〔28〕}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29〕}，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30〕}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31〕}项王也。”沛公曰：“君安^{〔32〕}与项伯有

45678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故〔33〕？”张良曰：“秦时与臣游〔34〕。项伯杀人，臣活之〔35〕；今事有急，故幸来告〔36〕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37〕？”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38〕。”张良出，要〔39〕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40〕，约为婚姻〔41〕。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42〕，籍吏民〔43〕，封府库，而待将军〔44〕。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45〕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46〕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47〕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48〕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49〕，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50〕。”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51〕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52〕，然不自意〔53〕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54〕。”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55〕。”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56〕；亚父〔57〕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58〕。范增数目〔59〕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60〕。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61〕，谓曰：“君王〔62〕为人不忍〔63〕。若〔64〕入，前为寿〔65〕，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66〕，若

属皆且为所虏^[67]!”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68]沛公，庄不得击^[69]。于是，张良至军门^[70]见樊哙^[71]。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72]！”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73]。交戟之卫士^[74]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75]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76]。项王按剑^[77]而跽^[78]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79]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80]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81]！”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82]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83]，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84]，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85]。

坐须臾^[86]，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

出，项王使都尉陈平^[87]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88]。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89]，何辞为^[90]！”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91]？”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92]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93]，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94]，从郾山下，道芷阳，间行^[95]。

沛公谓张良曰^[96]：“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97]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98]，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99]，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100]足下^[101]；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102]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103]！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104]；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05]。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106]，地肥饶，可都以霸^[107]。”项王见秦宫室皆以^[108]烧残

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109]，谁知之者！”说者^[110]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111]耳’，果然。”项王闻之，烹^[112]说者。

〔1〕 沛公已破咸阳——沛公，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是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在秦末起兵时，先占领了沛县作基地，称沛公。咸阳，秦的首都，地点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面的渭城故城。

〔2〕 项羽大怒——在这以前的历史情况是：项梁率项羽起兵，连战得胜，占有许多地方，兵力也强大起来。项梁为了号召群众，立楚怀王孙心做楚王。后来，在定陶战役中，项梁败死。这时，楚王决定分两路攻秦，一路往北，一路往西。并与诸将约定，谁能先入定关中（指占领咸阳）的就立他为王。项羽当时报仇心急，请求打西路，楚王不允，却派刘邦打西路；派项羽做次将，随上将军宋义打北路。行军半路上，项羽杀了宋义；楚王只得任命项羽做上将军，统率全军。这时秦军主力部队都在北路，项羽逐个将它消灭，然后由北向西推进。刘邦却趁此机会，一路无阻，又遇着秦国内乱，丞相赵高杀了皇帝秦二世，另立子婴做皇帝，对于外来袭击，毫无戒备；因此顺利地进入武关（秦的南关，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占领咸阳。项羽苦战来到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外，才知道刘邦已经占领咸阳，所以大怒。

〔3〕 当阳君——英布的封号。英布率领的部队，当时属项羽指挥，攻打北路的。

〔4〕 关——这里指函谷关。刘邦占领咸阳后，派军队守在函谷关。

〔5〕 戏西——戏水的西边。地点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

〔6〕 军——这里指军队驻扎。

〔7〕 霸上——也写做“灞上”，在咸阳东南，就是灞水西边的白鹿原。

- 〔8〕 左司马——管军政的官。
- 〔9〕 王(wàng)——为王，统治着的意思。这里是指，刘邦要根据楚王派遣出兵时的约定，做关中之王。
- 〔10〕 旦日——明天。
- 〔11〕 飧——犒劳酒食。
- 〔12〕 新丰鸿门——新丰，地名，秦时原名郿邑，刘邦建了汉帝国之后，才改称新丰；这里是《史记》作者用后来改称的地名追记以前的事情。鸿门，属于新丰境内的一片高坡地方。鸿门在新丰的东边，新丰在临潼的东边；这一带是靠近咸阳的东北面地方。
- 〔13〕 范增——以多计谋著称的人。七十岁时，参加项梁起义部队，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就是他的建议。楚王派兵北征时，他是三个高级指挥官之一，地位仅次于宋义、项羽，称末将。后来一直随项羽作战，所居地位近似后来的参谋长之类。
- 〔14〕 说(shuì)——建议、用言语去打动人使人听从自己的话。
- 〔15〕 山东——秦时称太行山以东的地方做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这里说刘邦居山东时，就是说他没打进关去占领咸阳以前。
- 〔16〕 幸——亲近。
- 〔17〕 吾令人望其气——古代迷信的说法：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有大的成就，他身上就会放射出一种特殊的光和气来。这原是欺骗人民的定命论的说法。这里，范增说派人看刘邦的气，认为那是天子的气，却是有意用来刺激项羽的；所以随即要项羽赶快进兵打刘邦，而并不是要项羽退让。
- 〔18〕 左尹项伯——左尹，楚国官名，令尹（丞相）的助理。项伯，名缠。
- 〔19〕 素善留侯张良——素，平日、一向。善，要好、相亲。张良，刘邦的重要谋臣（参谋）之一。留侯是汉帝国建立后，刘邦给张良的封号。
- 〔20〕 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驰，快马奔跑。之，前往、去到。

这里意思是说，项伯连夜快马加鞭地跑到刘邦的军营里去。

- [21] 具告以事——备细地、详尽地把事情告诉他。
- [22] 毋从——指不要跟着刘邦。
- [23] 臣——古时人对人自称时的谦称，就是很客气的说“我”。后来才成为专对统治者的自称。
- [24] 为韩王送沛公——当初项梁接受张良的建议，立韩公子成做韩王；同时派张良做韩司徒（就是司徒，相当于丞相）。为韩王送沛公，指刘邦向西进兵时，张良奉韩王命，领兵随着刘邦前进，一直到占领咸阳。
- [25] 亡去——逃走、开溜。
- [26] 语——告诉。
- [27] 此计——指曹无伤向项羽私通消息时所说的“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一拟议。
- [28] 讟(zǒu)生——骂人的话，犹如说小人、小子。
- [29] 距关，毋内(nà)诸侯——距，抵抗。距关，紧守着关（指函谷关）。内，纳入、放进来。毋内诸侯，不要让诸侯（指项羽等）进来。
- [30] 当——抵挡。
- [31] 背——违背、背叛。
- [32] 安——何以、怎么。
- [33] 故——旧谊、老交情。
- [34] 游——交往。
- [35] 活之——救活了他。指项伯杀人犯了死罪，张良设法救了他。
- [36] 幸来告——幸亏他来通知。
- [37] 孰与君少长(zhǎng)——他和您论年纪谁小谁大。
- [38] 吾得兄事之——得，可以、应该。兄事之，当做哥哥一般地伺候他、为他服务。
- [39] 要(yāo)——邀，这里是含有强迫意味的约请。
- [40] 奉卮(zhī)酒为寿——卮，酒杯之类的盛酒器。为寿，敬酒时的祝词，犹如说上寿，就是祝福长生不老的意思。